

钟敬文 著

# 西湖的雪景

影版  
摄影 / 戴伟  
郑义 定  
珍藏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

## 西湖的雪景

### 作者简介

钟敬文(1903~2002年)广东海丰人。笔名静闻等。曾留学日本。先后在中山大学、浙江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任教,是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和倡导者。著有散文集《荔枝小品》、《西湖漫拾》、《湖上散记》,诗集《海滨的二月》、《未来的春》、《天风海涛室诗词钞》等。

2015.12



大 雅 文 化 策 划 制 作

读 大 雅 图 书 度 轻 松 时 光

总 策 划 王 仁 定

策 划 执 行 张 芸

责 任 编 辑 苏 海 波

特 约 编 辑 王 佳

装 帧 设 计 宋 晓 明 高 静 芳

图 注 作 者 王 佳

摄 影 郑 义

王 仁 定

戴 炜

卢 峰

图 片 提 供 中国 图 片 网

PHOTOCOME

Imaginechina



西 湖 的 雪 景



现当代名家游记散文摄影珍藏版丛书

# 西湖的雪景

钟敬文 著

摄影 / 郑义、王仁定、戴炜、卢峰等

2014.5.10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西湖的雪景 / 钟敬文著. —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  
2004.1

(现当代名家游记散文摄影珍藏版丛书)

ISBN 7-80603-808-6

I . 西... II . 钟... III 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 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96577 号

现当代名家游记散文摄影珍藏版丛书

# 西湖的雪景

责任编辑 曹凌志

装帧设计 宋晓明 高静芳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地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

电话 总编室 (0531)2060055-5420

市场部 (0531)2053182 (传真) (0531)2906847

网址 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

电子信箱 [hbcbs@sdpress.com.cn](mailto:hbcbs@sdpress.com.cn)

印 刷 上海照相制版厂

规 格 143 × 214 毫米

4.5 印张 130 幅图 50 千字

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8000

定 价 2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。

# 前 言

在大雅文化传播公司，默默地聚集起一批颇具理想的摄影艺术家。

他们或固守一方，或远走他乡，用光影与色彩，展示出他们对自然与历史的感悟。

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，应邀在联合国总部的艺术画廊举办影展。

现在，他们又以独特的视角，追寻着现当代一些散文名家，诸如朱自清、徐志摩、张爱玲、郁达夫、史铁生、季羡林、钟敬文、汪曾祺等人的足迹，从北京到上海，从庐山到西湖，从白莲洞到钓台，乃至巴黎、威尼斯，在作家们把山川与草木、城市与乡野无微不至地刻画在文章里时，把对荷塘月色和泰山日出的感受倾注到各自的笔下后，他们用摄影镜头来再次聚焦，使得文字与图片以一种最为独特的方式组合了起来。

呈现到读者面前的这一套《现当代名家游记散文摄影珍藏版丛书》，具有崭新的视觉效果。

这样的新颖，使得我们凭此厚实的业绩，足以豪迈地宣布一个图文时代的大旗已经竖起。

当然，它也很老，在明清时代文人画的画与题跋的关系中，我们能找到坚实的历史根基。

读图曾经被视为思想幼稚、情感肤浅、心灵浮躁。然而，也正是在读图中，我们发现了尚未泯灭的童心、留恋不去的生趣和活泼泼的感性。

图文不同于插图，在插图书籍中，图是文字的点缀并且紧紧依附于文字。

但对于图书来说，图自成系统，前后呼应；它被文字所拥有，又一次次从文字的空隙中滑脱，向世界直接展示它的光影和色彩，并吸引着文字对它再一次拥有。

这样，在这一套图文版丛书中，有了明显的两套文字：

第一套，是作家们的大块文章，它连缀起图片，让赤裸裸的光影和色彩的元素进入新的组合：

第二套，是获得新生后的图片，在倔强地自我表现时对文字的不可抗拒地吸引，这样的文字，我们无以名之，姑称之为：说明词。

对那些散文大家来说——

当他们写下他们的文章时，面对的是自然，是身处其间的心灵的感悟，是艺术对自然的提升。

对那些文学新秀来说——

他们创作的说明词，面对的是一幅幅由山、由树、由云、由水等构成的艺术境界，是拉开距离后的静静观照，是艺术对艺术的召唤和应答。

对我们读者来说——

我们读大块文章时的凝重，在读落英缤纷一样飘落在我们心田的零星散句中获得了释放。我们读者的心灵因此而变得轻快，在掀开的每一幅画面中，我们都能感受到想象的扑翅声。

维系起两套文字的中心，不正是精湛的摄影图像吗？

就图像的连贯性而言，从儿童时代的连环画到成人时代的图文书藉，其间有一条清晰的脉络。

不过，连环画连的是事，而图文书藉中的图则以自己的美连起了诗和思。

在图片与说明词的呼唤与被呼唤中，图文书藉的特色愈显分明。

当图像世界渐渐淡出于一片悠远的天空时，说明词从心灵的空间直接涌现。这里，不单是自然与心灵的熨贴无痕的过渡，也是图文之间，说明词与文章之间，一种有机的循环。

收入这套丛书的名家名篇，大多早已为几代人所熟悉，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，但是，在读图渐渐成为一种时尚时，这些文字并没有被图片所淹没，而是在图与文互为对照互为碰撞中，明确了各自的边界，将各具的特色充分显示了出来，作者与摄影师之间不断地激发起新的灵感，形成新的交流。从这一意义上说，这套丛书为图文的结缘仅仅是提供了各自展现自身魅力的舞台，而舞台之幕也才刚刚拉开。



2003年秋于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

# 目 录

前言 3

## 西湖的雪景 7

有时路旁树枝上的雪片，忽然丢了下来，落在我们的外套上，正前人所谓“玉堕冰柯，沾衣生湿”的情景。

## 重阳节游灵隐 20

庵的最高一座，额曰“观海”，柱上悬骆宾王名句一联云：“楼观沧海月，门对浙江潮。”意境的恰切，气象的雄浑，自然在那时要使有名的诗人惊诧，也叫我们后代不敢着笔了。

## 残荷 31

没有酣恣的红香，没有幽深的碧绿，烟波已冷，色相皆空，欲寻往日馨梦，文禽也已无消息了，惟湖旁芦苇，时临风一作凄语，中夜的残月，犹或以苍冷的眼孔下视而已。

## 游龙井 39

墨蓝的深空，繁星无语地闪光着；轻微的南风不时从头顶的树梢掠过；荷叶的香气杂着别的草香，隐约地经过我们的鼻观。语音越觉响亮了，因为环境的清寂。

## 怀杭州 52

凉风从那里掠过来，叶子的香气钻进行人的鼻孔。萤火虫像流星般穿飞在丛草的深处和莲叶的浪堆中。这不禁使人记起“萤火出深碧，池荷闻暗香”的佳句。

## 海滨 62

海湾中的水，大概是平静的时候多。常常在白色的太阳或月亮的银光底下，闪烁着如一面

明镜。

## 重游苏州 71

柳丝的婀娜，河水的明媚，不用细说，就是那巨伟的古城，那高耸的浮屠，浴浸在青春的阳光与空气中，怕也要表露出意外动人的姿态与色彩吧。

## 太湖游记 88

记得舒立人《月夜出西太湖》诗云：“瑶娥明镜淡磨空，龙女烟绡裹贴工。倒卷银潢东注海，广寒宫对水晶宫。”这样透澈玲珑的世界，怪不得他要作“如此烟波如此夜，居然著我一扁舟”的感叹，及“不知偷载西施去，可有今宵月子无”的疑问了。

## 碧云寺的秋色 102

特别是在阳光的照射下。那些深红的、浅红的、金黄的、柑黄的……叶子都闪着亮光，人们从下面向上望去，每片都好像是透明的。

## 夜游卢沟桥 112

这时候，那颗上部有些瘦削了的下弦月，正在灰蓝的天空上慢慢升起。它的光辉斜照在桥右边的河床上，成了一道灿烂的金柱。那附近的水波，也微带着金光。

## 金陵记游 121

名胜，大都是因为实际上有那奇丽的山水，或巨大的建筑，一旦身临其地，不必别有所因缘，自然地能够唤起游者种种的快美之感。古迹则不然，它的激荡游客情感的力，不在境物的本身，而植根于过去的历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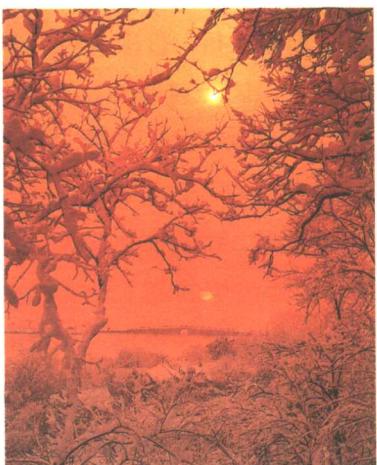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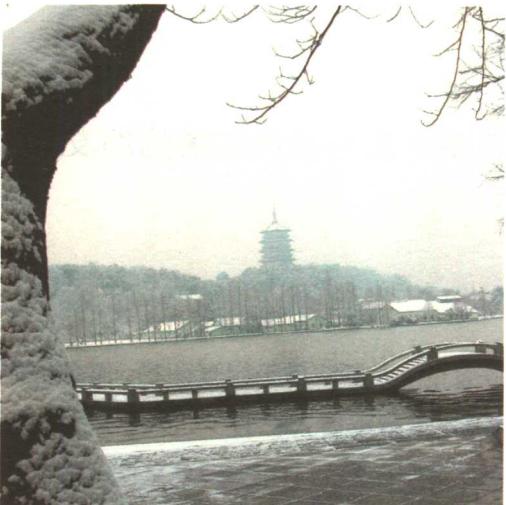
# 西湖的雪景

——献给许多不能与我共欣赏的朋友

从来谈论西湖之胜景的，大抵注目于春夏两季；而各地游客，也多于此时翩然来临——秋季游人已暂少，入冬后，则更形疏落了。这当中自然有其所以然的道理。春夏之间，气温和暖，湖上风物，应时佳胜，或“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”，或“浴晴鸥鹭争飞，拂袂荷风荐爽”，都是要教人眷眷不易忘情的。于此时节，往来湖上，陶醉于柔婉芳馨的情趣中，谁说不应该呢？但是春花固可爱，秋月不是也要使人喜欢么？四时的烟景不同，而真赏者各能得其佳趣；不过，这未易泛求于一般人罢了。高深父先生曾告诉过我们：“若能高朗其怀，旷达其意，超尘脱俗，别具天眼，揽景会心，便得真趣。”这是前人深于体验的话。

自宋朝以来，平章西湖风景的，有所谓“西湖十景”，“钱塘十景”之说，虽里面也曾列入“断桥残雪”，“孤山霁雪”两个名目，但实际上，真的会去赏玩这种清寒的景致的，怕没有很多人





我拨开清晨第一缕纱，  
看到你在薄雪轻柔妙曼的抚摸中醒来，仿佛为了响应冥冥中的一种召唤，你睁开眼睛等待阳光照进来。

吧。《四时幽赏录》的著者，在“冬时幽赏”门中，言及雪景的，几占十分的七八；其名目有“雪霁策蹇寻梅”、“三茅

山顶望江天雪霁”、“西溪道中玩雪”、“扫雪烹茶玩画”、“山窗听雪敲竹”、“雪后镇海楼观晚炊”等。其中大半所述景色，读了不禁移人神思，固不徒文字粹美而已。

西湖的雪景，我共玩了两次。第一次是在此间初下雪的第三天。我于午前十点钟时才出去。一个人从校门乘黄包车到湖滨下车，徒步走出钱塘门。经白堤，旋转入孤山路。沿孤山西行，到西泠桥，折由大道回来。此次雪本不大，加以出去时间太迟，山野上盖着的，大都已消去，所以没有什么动人之处。现在我要细述的，是第二次的重游。

那天是一月廿四日。因为在床上感到意外冰冷之故，清晨初醒来时，我便推知昨宵是下了雪。果然，当我打开房门一看时，对面房屋的瓦上全变成白色了，天井中一株木樨花的枝叶上，也黏缀着一小堆一小堆的白粉。详细地看去，觉得比目前两三回所下的都来得大些。因为以前的虽然也铺盖了屋顶，但有些瓦沟上却仍然是黑色，这天却一色地白着，绝少铺不匀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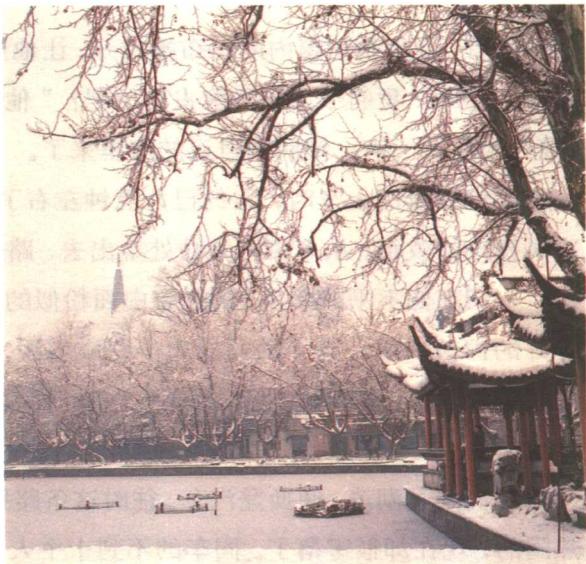
除了金秋的收获能带给我们沉甸甸的温暖感觉，被雪覆盖的红果也咧开嘴在冬天的清冷中绽放石榴般的微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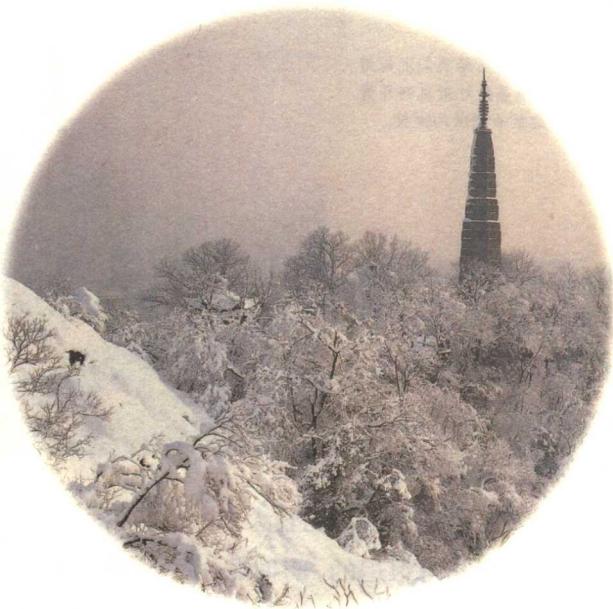


地方了。并且都厚厚的，约莫有一两寸高的程度。日前的雪，虽然铺满了屋顶，但于木樨花树，却好像全无关系似的，这回它可不免受影响了，这也是雪落得比较大些的明证。

老李照例是起得很迟的，有时我上了两课下来；才看见他在房里穿衣服，预备上办公厅去。这天，我起来跑到他的房里，把他叫醒之后，他犹带着几分睡意的问我道：“老钟，今天外面有没有下雪？”我回答他说：“不但有呢，并且很大。”他起

我能触摸到你的表白里有无法掩饰的苍白，我能感觉到你看似与世无争的无华里有深深的无奈，可我还是站在你的身边听你、看你、闻你，因为相守有时就这么简单。





仿佛喧嚣时的突然停顿，你我面面相觑，一片茫然。塔还是那座塔，树还是那棵树，因为突然被伪装，就有些不好意思起来。

初怀疑着，直待我把窗内的白布幔拉开，让他望见了屋顶才肯相信。“老钟，我们今天到灵隐去耍子吧？”他很高兴的说。我“哼”的应了一声，便回到自己的房里来了。

我们在校门上车时，大约已九点钟左右了。时小雨霏霏，冷风拂人如泼水。从车帘两旁缺处望出去，路旁高起之地，和所有一切高低不平的屋顶，都撒着白面粉似的，又如铺陈着新打好的棉被一般。街上的已经大半变成雪泥，车子在上面碾过，不绝地发出唧唧的声音，与车轮转动时磨擦着中间横木的音响相杂。

我们到了湖滨，便换登汽车。往时这条路线的搭客是相当热闹的，现在却很零落了。同车的不到十个人，为遨游而来的



西湖的雪景因为难以捕捉所以弥足珍贵，雪花的飘落因为总是浅淡所以要耐心等待。等待时的幻想因为前人的铺垫而充满神秘，焦灼后的激情让你在尽收眼底后的奢望里才惊觉，这是在人间。



就像肩负着某种使命，寒梅  
涨红了脸在洁白中倔强地微笑，  
枝条在白雪与红梅的对抗中艰难  
维持着一种平衡同时也成全了别  
样的美丽。

客人还怕没有一半。当车驶过白堤时，我们向车外眺望内外湖风景，但见一片迷蒙的水气弥漫着，对面的山峰，只有一个几乎辨不清楚的薄影。葛岭、宝石山这边，因为距离比较密迩的缘故，山上的积雪和树木，大略可以看得出来；但地位较高的保性塔，便陷于朦胧中了。到西泠桥前近时，再回望湖中，见湖心亭四围枯秃的树干，好似怯寒般的在那里呆立着。我不禁联想起《陶庵梦忆》中一段情词俱幽逸的文字来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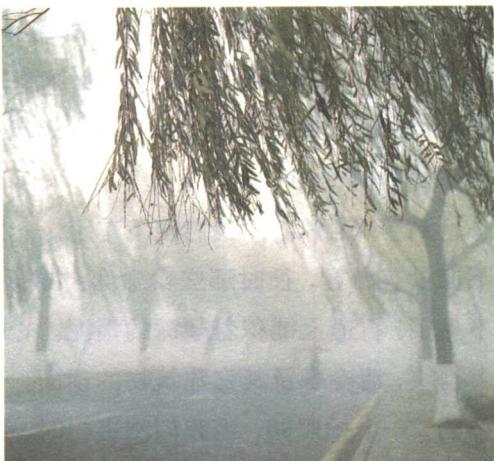
崇祯五年十二月，余住西湖。大雪三日，湖中人鸟声俱绝。是日更定矣，余拏一小舟，拥毳衣炉火，独往湖心亭，看雪雾凇沆砀，天与云与水上下一白。湖上影子，惟长堤一痕，湖心亭一点，与余舟一芥，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，一童子烧酒，炉正沸，见余大喜，曰：“湖中焉得更有此人！”拉余同饮，余强饮三大杯而别。问其姓氏，是金陵人，客此。及下船，舟子喃喃曰：“莫说相公痴，更有痴似相公者！”（《湖心亭看雪》）

心想这时不知湖心亭上，尚有此种痴人否？车过西泠桥以



如果没有四边的界限，你能分清楚这是在湖上仙游还是在画前留连？眼前的枝条请你不要遮遮掩掩，让我再看一眼那湖边小筑里寂寞的灯盏。

后，暂驶行于两边山岭林木连接着的野道中。所有的山上，都堆积着很厚的雪块，虽然不能如瓦屋上那样铺填得均匀普遍，那一片片清白的光彩，却尽够使我感到宇宙的清寒、壮旷与纯洁了。常绿树的枝叶上所堆着的雪，和枯树上的很有差别。前者因为有叶子衬托着之故，雪片特别堆积得大块点，远远望



游人如织的时候，美景在污浊的空气中呻吟，寂静无人时，风景也沾染了清幽的风致，变得神秘莫测起来。



正如国画大师的丹青，看似漫不经心的挥洒也透着超乎真实的淋漓，看似弱不禁风的纤细也照样挺立在万物萧索的冬季。

去，如开满了白的山茶花，或吾乡的水锦花。后者，则只有一小小块的雪片能够在上面粘着不堕落下去，与刚著花的梅李树绝地相似。实在，我初头几乎把那些近在路旁的几株错认了。野上半黄或全赤了的枯草，多压在两三寸厚的雪褥下面；有些枝条软弱的树，也被压抑得欹欹倒倒的。路上行人很稀少。道旁此地人的屋里，时见有衣着破旧而笨重的老人、童子，在围着火炉取暖。看了那种古朴清贫的情况，仿佛令我暂时忘怀了我们所处时代的纷扰、繁遽了。

到了灵隐山门，我们便下车了。一走进去，空气怪清冷的，不但没有游客，往时那些卖念珠、古钱、天竺筷子的小贩子也不见了。石道上铺积着颇深的雪泥。飞来峰疏疏落落的著了许多雪块，清冷亭及其它建筑物的顶面，一例的密盖着纯白色的毡毯。一个拍照的，当我们刚进门时，便紧紧的跟在后面，因